

宁波好书

人生百态 各有千秋

——读张忌《南货店》

姜 琪

“张忌用犀利的笔法，从容的叙述，勾勒出了一幕幕俗世生活的场景，将一群普通人窘迫的生存方式、情感纠结和现实困境，做了生动的由表及里的描画。”这是《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文学奖”授奖词。张忌创作的小说《南货店》，记录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人间烟火图景，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生活情形。小说在形式上也许只是描写了某时某刻的人物群像，表现的却是一个时代。

《南货店》由一件件琐碎的事情组合而成。书名虽为“南货店”，但叙事的重点并没有完全集中在南货店和主人公秋林身上，而是采用了群像演绎的方式，以秋林为线索，人物依次登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空间距离被有意拉开，叙事焦点也随之灵活转换。小说里有秋林的故事，也有与他共事的师傅们的故事，就连师傅们的孩子也各有经历，秋林同事、朋友们的故事也被逐一细细写下。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跌宕故事，正因如此，

书人书事

静默的时刻

——读黎戈随笔集《平淡之喜》

林 颐

12点，是界点。每天上午，洗衣、拖地、整理、投稿、与编辑交流、刷豆瓣微博、转一些书讯、传一些文稿、做饭、洗碗……各种杂务裹挟时间，飞速流逝。当时针与分针在12点那个时刻重叠，午后的光阴，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周围静默下来，小憩，然后读书。

一天又一天。有时候，连我的亲人都诧异，怎么坐得住，不无聊吗？嗯，不无聊。没有什么比读书更经济，也更丰富的，再没有比这更适合我的。何况，遇见有些书，那种喜欢的心情，难以言表。慢慢地靠近，仿佛故交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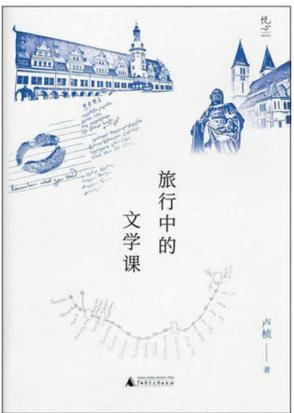
你看，她读《米开朗琪罗与教皇的天花板》，感兴趣的也是讲解湿壁画技术的部分，硬把社科书读成了美术书；你看，说起赤木明登，她也热爱器物的日常之美，吃饭的碗、喝茶的杯子、陈列餐具的盘子，它们通向生活本身，它们等同于生活；你看，说起建筑，她最关注的是园林和民居，她说建筑是

因为文学魅力，所以风光无限

——《旅行中的文学课》读后有感

痕 墨

边行边看，边思边领略，在游览的过程中写下名胜古迹的文化精髓和艺术神韵，这是现在很多学者愿意从事的审美活动。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不少此类书籍：既能当旅游指南使用，同时又是知识含量丰富的散文佳作。《旅行中的文学课》便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卢楨先生在游览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后，完成的一部行旅文集。看上去是移步换景似的游记组合，但真



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具备了不同的侧面，变得生动而饱满。齐师傅即使在批斗中也风轻云淡保持风度，在别人眼里更是个冰冷严厉的角色，可这样的齐师傅，也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儿子而向别人委屈赔笑。面对儿子的决绝，则万念俱灰、无可奈何。正如作者所说：“这个小说本身就就像一个南货店，像货架一样陈列着各种人物。”这种人物的分散描写，更表现出了命运的无常：“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

似乎每一个普通的事物或是货物背后都有一段深沉的故事。两碗酒酿圆子，包含了齐师傅的沉痛、心酸与悔恨；单调的铁车声与挂了满满一屋的衣服，是杜梅对过去“一切慢慢来”的执念；一首“倭豆开花黑良心，豌豆开花像银灯，油菜花开赛黄金，草籽开花满天星”，叩开了秋林的心扉，牵住了秋林与杜英的缘分……

《南货店》的特点还在于叙事腔调的淡化。作品极少有夸张的对比和渲染，即使是对于“死亡”，也试图将它寻常化。比如描写齐海

生被枪毙的情节，将视角集中在齐师傅而非齐海生身上，对齐海生行刑前的状态一概不提。同时，作家将悲剧性的情节以喜剧性的形式演绎，恰恰起到了“以轻击重”的效果。置人于死地的枪声，却被描写成“突然，山上传来了一阵声响，噼里啪啦，像是放鞭炮”；杜梅的上吊自杀，则写她的“身体挂在衣服堆里，风一吹，微微摇晃”。作家认为，运用冲淡的语言文字更能传达“一种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与他一贯坚持的写作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用文字去传达一种不能言说的东西，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找到的方法就是展示，我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都给你看，你能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能，也没办法提供某种标准答案。小说本身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以南方方言撰写故事，同样是小说的一大特点，诸如“困觉”“瘦瘦”“铜钹”等方言词汇比比皆是，使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自然地展开，也为小说蒙上了浓厚的江南烟火气息。

虽然作家在撰写中有意与作品



拉开了距离，但通过许多细节，他仍然将自己对众生的深切同情和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字句之中，一字一句无不包含着对平凡生命的敬重。在《南货店》末尾的创作对谈中，小说家弋舟这样评价张忌：“你关注的，只是一个具体生命的本身，这生命所处的时代，在你眼里，或许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一个个人，好像从古至今，都只能是如此这般地活着。你只认同众生的千姿百态，于是，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之千姿百态，就成了你写作的一个鲜明的标记。”可以说，《南货店》正体现了张忌的这一写作特色。

《南货店》里的人们，有自利的小算计，有助人的善性，有悲哀颓丧的寂寥，也有喷薄向上的生命力。人生百态，各有千秋，却又无不忠实地反映着时代的模样。



勾起了思绪。忽然之间，哽咽落泪。

书到中段，有篇《用右手去修改左手写的文章》让我沉思。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处于低谷的“左手时刻”，我们要如何学会让右手与左手和解呢？我有时也有怨念，在小时候，为什么我必须省下早餐钱才能攒买书，为什么我没能上好的大学接受好的教育？我的心里有一个黑洞，在那么多年来，一直没能填满。所以，直到如今，我依然克服不了囤书的欲念，也克服不了慕强的心理，那些高深艰涩的学术著作，我没有能力领悟，更像是自我的弥补。

读《平淡之喜》时，我坐在地铺上，背靠墙壁，秋阳晴晒，有光透过玻璃，洒在书上，洒在我右半边的身上。天气真好啊！

的随笔，不华丽不矫作，读起来很舒服，是来自生活的语言，又脱去了原生态的粗糙与随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易于理解而又优雅敦厚。

古书《人物志》言：“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具有中和之资质者，定然平和、淡泊而无偏颇之味，能够变通转化而符合节律。

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黎戈的为文、为人，都是恰当的。黎戈时刻注意着生活的美，她把自己融入美的环境，有那么多热爱的东西：自然、博物、园林、色彩、味道、艺术……黎戈的生活美学，不是时下常见的、鼓吹滥了的那些所谓慢生活、所谓田园农耕。她爱的，就是日常，就是生活。

用阅读不断提升审美的能力，用阅读体察人情世态，体察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好的。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喜欢这样的文章。一点一点，就这样读着，不时地发现，如此贴切，我所有想说而无法表达的，她都说了出来。渐渐地沉浸，

最靠近我们的艺术品类，我们都栖居在建筑空间里；你看……

她是黎戈。我在读她写的随笔集《平淡之喜》。我很喜欢。

可以用一堆形容词充分表达澎湃的情感，也可以写出一大段激昂的句子，可是，往往被击中的时候，反倒不会想起漂亮的语词，只平淡地说：真好啊，我喜欢。

每天早晨，我上豆瓣，总能看到黎戈的读书标注。黎戈的短评是真的短，寥寥数字，语气基本像聊天，简直毫无文采，没有文青气质。一天一天看下来，才能明白这些评论的真诚。在《平淡之喜》里，黎戈从香水、衣服、咖啡、植物说到书写，遵循天然的，是最美的。她说，文美在质，而不是在饰。这是黎戈的文学观，也是她的审美观。

平淡，不是平白，更不是平庸。平是平易，是老舍先生说的那样，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淡是韵味，是汪曾祺先生所追求的，淡而隽永，返璞归真。黎戈

厅”的人口。其实这家餐厅的正式名称叫“阿尔巴赫地下室”，原是储存葡萄酒的地窖。餐厅已有500年的历史，它的自我介绍非常骄傲、硬气：“在您之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客人到此造访，歌德先生也曾来过，这很自然。但是大家请记住，我们的餐厅不是因为歌德的到此而成名，而是因为歌德先生听说餐厅的名气才特意来访。”餐厅即是名胜，名胜和名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

阅读过程中，我比较感兴趣的还有那篇《在伦敦寻找老舍故居》。关于英国文化有个小知识：他们的部分建筑上会有一面“蓝牌子”，提示着此处曾经居住过的名人。蓝牌子的管理部门——英国遗产委员会审查非常严格：居住者必须为人类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必须为大众所熟知。若是外国人，在伦敦居住时期必须是其生活事业中的重要阶段。在英国900余所“蓝牌子”名人故居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人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老舍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就是在该学院的图书馆内完成的。从1925年4月到1928年3月，老舍和朋友艾支顿合租在圣詹姆斯花园路31

号。2003年11月，英国遗产委员会正式在此镶上了“蓝牌子”，上写：老舍，1889—1966，中国作家，1925—1928年生活于此。老舍的名字除了用英文外，还用了汉字，这在150年的“蓝牌子”历史上，尚属首次。

作者行旅匆匆，当他来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黑作家安德里奇位于贝尔格莱德的故居时，那里陈列着的诺奖证书引起了他的关注。民族自豪感令作者想起2012年莫言先生获奖后拿到的证书，作者称其为“世界上最美的证书”。文学奖的证书分为左右两页，左侧一页有配图，右侧是颁奖词。设计师会按他们对获奖者作品的理解，用艺术化的隐喻方式来构思图案。莫言先生的证书上绘有一片广袤的梯田，波动的线条象征了生命的绵延与坚韧，对应着颁奖词中提到的“充满生气的农民世界”。

不论是对文人故居的探访，还是对作家墓地的拜谒，抑或是在文学博物馆参观……若在旅行过程中加上文化的目的性，无疑会让那些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房屋、塔楼、山崖、城堡、河流，甚至是一草一木，都被赋予流动的气韵。因为文学魅力，所以风光无限。

荐书

《寻宋》



谈起宋朝，我们的脑海中会出现几个关键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重文轻武、战败纳贡……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连篇累牍，仁见智。更有很多人通过文艺作品对宋朝的方方面面充满好奇，希望能了解活色生香的宋史。新出版的《寻宋》通过视角独特的人文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读者的诉求。

历史学家吴铮强先生历时一年有余，行程十万余里，寻访饱经风霜的宋代遗迹，探究其背后的历史、分类、考证传统旧说，充分利用实地取得的

作者	吴铮强
出版	中华书局
日期	2020年9月

第一手资料，力图恢复历史本真。我们可跟随作者的脚步，去封丘陈桥驿看黄袍加身，到太原听晋水女神的哀怨，登延安嘉岭山仰望范仲淹的西北功业，访庐山爱莲池体悟周敦颐的创作心境，游苏州沧浪亭品味人世悲欢，解开封二塔感叹东京千年梦华……作者依托其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历史与现实，以流畅的笔调讲述寻宋历程，为读者打开那个未被尽览的王朝，复原了一幅立体动态的时光画卷，重现色彩斑斓的大宋。《寻宋》以文物遗迹为线索，事有来历，文有出处，相互勾连，前后贯通，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原生态”的宋朝，撩开了一个遥远飘逸的梦境。看花开花落，观云聚云散，20篇随笔犹如一种文化编码，“接收”那些散落于历史遗存中微弱甚至已被“屏蔽”的信号，古今交织，激活历史与文化，充盈着感慨和思索，值得细细品读。（推荐书友：戴骏华）

《谈美·谈文学》



经典作品要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一本编排科学合理的读本，能起到很大的引领作用。《谈美·谈文学》一书将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和文学方面的相关论述合二为一，用赏心悦目的编排体例呈现给广大青少年朋友。

本书没有卡通读物那般花哨的包装，没有东拼西凑的标语规范不一致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整，但基本保留了原著的风貌。在形式编排上，本书将文章中出现的重要人物和经典句子进行标注，便于青少年读者理解和掌握；字距和行距尽量疏朗，专色印刷，页边充足的留白不仅提高了视觉美感，也拉近了读者与书本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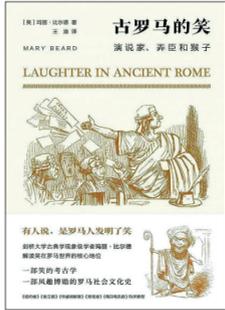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谈美》和《谈文

作者	朱光潜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0月

学》是体现其文化修养的集大成之作，能看到一代大师的核心审美观和文学观。朱先生说，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不可不能见出美。这是他在充分研究比照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书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经过他全面推演归纳、广泛联系比较后得出的缜密结论，其鲜明的观点、流畅的文笔、严谨的学术作风，不得不令人深深信服。朱先生在谈文学这部分时，从宏观到微观，从辞章结构到具体写法，都是他写作过程中的切实感受。朱先生强调，研究文学只阅读远远不够，必须练习写作。他告诉读者如何构思成文，怎样选择与安排材料，如何在咬文嚼字中培养写作的严谨态度……

诚如姜美林先生所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这正是朱光潜先生的真实写照。（推荐书友：朱廷高）

《古罗马的笑》



如果说“笑”是人类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那我们有思考过，为什么自己会被逗得捧腹而笑？自己的笑和古人的笑有何区别？《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一书，让读者不仅了解笑在古罗马的核心位置及其文化内涵，更可以从古罗马穿越而来的笑声中窥见今日笑的规则和文化。

在古罗马的演说专著、小说剧本、人物传记中，保留了大量关于“笑”的内容，透过这些“笑”的记录和演绎，玛丽·比尔德解读出了古罗马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态、行为和传统、宫廷生活等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窥知到过去的

作者	(英)玛丽·比尔德
译者	王 迪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8月

“笑”与现在的“笑”的不同之处，以及笑的规则和文化演变过程。

笑，在古罗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笑可以是攻击他人的方式，笑可以是反抗压迫的表现，笑也可以作为揭示权力差异和生存处境的方式。玛丽·比尔德通过西塞罗、昆体良两位演说家留下的专著和故事，解读了古罗马精英阶层的笑的规则和文化。他们重视锤炼演说语言、修辞技巧等，以提高“幽默”在演说中的作用和影响，希冀获得听众的好感，缓解演说的严肃感。

《古罗马的笑》既是一部“笑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推荐书友：李剑）